

吕新——著

南方遗事

非外借

作家出版社

南方遗事

吕
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遗事 / 吕新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063-8700-2

I. ①南…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193 号

南方遗事

作 者: 吕 新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21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00-2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contents

录

手稿时代：对一个圆形遗址的叙述 1

南方旧梦 40

南方遗事 84

五里一徘徊 123

游园惊梦 159

缙衣 195

荒书 235

小姐 290

发现 325

手稿时代：对一个圆形遗址的叙述

一

曾经在许多书中反复出现过的阳光，一次也没有照耀过我们胸前和腿部的肌肉。那些不冷不热的阳光总是不失时机地提着裤子努力与时代同步，总是如现实一样不堪入目。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阅读一本名叫《落日传》的著作。这本书共有十四卷，二百一十三章。书中的每一页都向我们折射出许多不同的阳光。这大约是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本最虚幻的著作。这是一本描写古老的大师们的书，中心是描写河流以及流域附近的气氛，大师们在河边背水而立。直到读完这部书以后，我才发现我的身体已被书中的阳光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如同这著作本身一样平静地微笑着，徐徐上升，满脸霞光熠熠。

有关那些房子的颜色我们也已经再无法回忆起来了。红色似乎是为了我们的记忆，但在某些时候，总有叮叮咚咚的雨声流入那些本身平淡无奇的故事里。就说刻在青石上的那些古老的棋谱吧，从来都呈现着一种苍茫的时刻。每到夜里，那些棋子便如繁星一样，闪闪烁烁。

许多的故事之所以显得新奇，是由于我们同时总在不断地忘掉什么。新奇只是另外的一种遗忘。两支灰衣服的军队越过黎明时的许多丛林后，附近的河流变得十分空旷。

一些土墙还在。

这土墙因为经常在一些书里出现，就被磨蚀去了不少的棱角，生出

一些细小的草来。在没有麻雀的时候，天空里总是安安静静地浮现着另外的一些东西。许久以来，我们一直不明白那是什么。有许多东西是属于永远也看不懂的东西，几辈人也看不懂。就说那阳光吧，阳光总是像手电光一样远远地打在这土墙上。

传说是一种穿黄衣服的印象。

一直传说这河流的附近有歌声。

其实，河流的尽头全是黑夜，到处扇动着一些红润的翅膀。最初的某一天，一群割草的女人从某一个名声不好的故事里走出来时，鬓角处的头发被扇得很凌乱。女人们的胸前圆鼓鼓的，明显地呈现出一些奶渍和汗渍，如残缺斑驳的月光。她们后来坐在一个能够望得见土墙、榆树、月亮及河流的地方，尖利的牙齿把手里嫩黄的萝卜咬得咔嚓作响。

几个名字在水流的过程中停住了。我下了车。那时候正是傍晚时分，蝙蝠不时地贴着耳朵的边沿一掠而过。后来我一直以为那天不是傍晚而是黎明时分。女人们看见一只黑色的狗脖子上套着一只圆环似的面饼。狗咬完一处以后就立即在脖子上转动面饼，重新咬另一处。山岗上立着一架年代不详的老式水车。一些路看样子许久没有人走过了，现在走在路上的全是草，一人高的草和半人高的草。几种风干后的白骨走在草的里面。

所有的这些都重复在很寂寥的天空下，并没有触及那个真正的包袱一样的故事。肮脏的沟水日夜盲目地在土地上流着。至于故事本身，小铃子一直探索了好多个年头，都没有任何结果。第一个名字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像磷火一样开始消失，这是小铃子多年梦想的一次实现。

一刮风，就看见远处的山顶上裸露出秋天的颜色了。草很茂密很高大地摇来摇去。女人们弯下腰，把很肥大的臀部裸露在草尖上。草一倒下，女人们结实的臀部就像圆圆的石头或山顶一样出现在某一种视线里。

癸巳年清明节的傍晚，除了一只黄颜色的巨型包袱外，你还带来一辆能够装运草料的马车。这辆马车当时有四匹马或是五匹，可以是枣红色的马，也可以是几匹雪青的马，总之，它们的毛色都很漂亮。后来你就住在一个没有草的地方。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外面来了一阵风。

门晃了两下，你看见那把丢失了多年的伞原来一直好好地挂在门后的一颗钉子上，门背后还贴了一些写满了字的条子。

从那个日子以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几乎一次也没有赶上捕鸟的季节。那时候，天空里到处都是草的形象。我一直无法回忆起河流附近的那种气氛。草倒下一片后，都汗津津的。那些女人在草丛中脱下裤子撒尿时，小铃子当时并不在场。小铃子一直在一个故事的外面坐了两三年。小铃子伸手摸着那圆圆的草垛，感到故事里的阳光很烫手。小铃子看到一些离他很近的脸远在某一个朝代里，凡士林的味道从很远的地方发出来，路上到处都看得见逝去的模糊的背影。

背影很荒凉地伫立了多少年以后，才想起小铃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小铃子的妈把小铃子带回家里时，感到锅里的饭已经凉了。炊烟正从山川地理般的墙壁上悄悄升起。饭下到锅里的时候，是4月某一天的黄昏。到了夜里，有几个逃荒的人慢慢走上山岗，在一个干枯的水洼里坐下来吃干粮。小铃子的妈被一种很大的怀念弄得惊慌失措，面对着眼睛里不断蔓延的青草，她感到已无力再记住几十年前的一段历史，马车和村庄都已不再回来。她忧心忡忡地想道，小铃子能不能解开那个包袱，将里面的阳光释放出来，抖搂得干干净净。还没等小铃子回来，炊烟里就出现了骆驼的影子。第二天，她发现那支军队已穿过山谷里的乱石，后来才知道，军队是向南边的红色高原上去了。她一点儿也没有料到她宁静的生涯里会出现乱石和骆驼。她想她要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去亲自观看一下那个巨型的故事是否还在。于是她就向后来的那段历史中走去。她觉得小铃子的胳膊又瘦又细，难以弄清那个故事的全部细节。在山岗上背风的草丛里丢弃着一些瓦片般的银圆，另外的几个逃荒的人离去时，扔下了一个死去的逃荒人。他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几封皱皱巴巴的家书。他的脸烂了，蔓延得像一个胸脯一样宽阔。

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牛皮般的性格。最初的几个名字和最后的几个名字，由于连年的炮火和灾荒时的落叶使它们显得很渺小而黯淡无光，其实本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对圆环里的死谜一贯呈现出的冷静的表情感到难以适应。

走动在这个故事外面的始终是一位拐腿的大汉。

小铃子一路上拽着母亲的衣襟，不断地把嘴里的一些唾沫啪啪地吐到四周的土墙上。小铃子反复这样做显然是没有任何目的。现在，脚步声里充满了无数密集的雨点，这次麻烦的试验将成为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在小铃子他妈到来的那时，小铃子听见故事里走出一位拐腿的大汉。小铃子的方向感一直不行，其实拐腿的大汉并不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要是如小铃子所想的那样的话，这个故事本身就比较深刻、残酷得多了。拐腿的大汉其实并不是故事里的人物，他只是多年来一刻不停地在这故事的外面反复地转悠、走动，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一些目的。但是现在，小铃子把拐腿的大汉当成是故事里的某个人物了，这就使后来多少年的历史变得十分麻烦而复杂了。

考虑到银圆的去向，某人便要求我分一半给他。这后来，他的胸脯就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反复对我说，“我梦中经常见到”。他还说他生前曾经辉煌过一阵子，杀死了一些带枪的士兵。后来，就出现了你的那只伞。很红的伞像是一种翅膀。你反复说明尖顶的伞是不会将任何一个人刺死的。

说话的时候，某人一直在场。这样做是为了呈现出一种两袖清风般的表情。说话的地方一直有风，有众多的树枝和木柴。以前的一些雨点还挂在伞上，显得漫不经心。出于对事情的目击者的保护，那几个月来，我坐在马车上，河水一直猛涨。临近大雪封山的时候，你曾窃笑过几次。

第二天，拐腿的大汉出现了。

大汉的身上很酸，皮肤上的毛孔眼里哧哧地往外冒着气，不时还有水泡出现。小铃子看见圆圆的草垛被弄得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响动。

在关于流域的历史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那次大雪封山的气氛以及整个事情的全部细节。记载里一再声称那个时候的确连一只鸟也没有。他们把遗失在草丛里的银圆给漏掉了，只记下了山岗上的古老的水车以及挂在黑狗脖子上的圆环似的面饼，并作了很生动的描写。至于那些马车和远远近近的红灯笼，我翻阅了整个流域的全部历史以及小铃子的全

部生涯，都始终没有提到过。

所有的迹象都明白地表明：拐腿的大汉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一直慢慢地在故事的外面极有耐性地走动着。当他后来转到故事的某一个侧面时，他就感到自己将要被某个人认出来，然后卷入到某件事情中去，永远地被从有水车的山岗上推下去。

水车在暮色中如一个巨型的罗盘。

月亮出来了。

月亮是很红地从远处的山顶上拱出来的。

二

一直传说那山顶上有东西。女人们在割草的过程中总是抽空直起腰将手搭在眉心处向那山顶上眺望一阵。黄昏时，她们的眼睛忽明忽暗。这个山顶，在某种时候曾经是血红色的。这种古老的强烈的色彩，使割草的女人们感到有些不安。山上有一些风化过后的木头。一刮风，土黄色的木纹便飞舞，旋转不止。女人们以为这种木头可以烧火，曾经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强烈地盼望上山。后来她们才明白，这种木头如土，一直烧不起来。

这后来，女人们就结伴相约到丛林里去。她们几个人合伙搬开一些死去的士兵的尸体，将下面的木柴拣出来。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那些士兵的尸体如石头一样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想出了许多种获取木柴的办法。两个女人扯住尸体的胳膊，两个女人扯住腿，四个女人使两根杠子分别去撬尸体的背部和腿部。那些日子里，丛林里总是吭哧吭哧的，不时便响起“扑通”“扑通”的声音。

有一年的冬天，你断断续续地叙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一半以上的内容已经一文不值了，某人一直隐瞒着他们家族的全部历史。在那种尘封的岁月里，除了一个保镖的死亡和一个奴仆的外逃外，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死谜。所有的这些都

发生在故事之外。告老还乡的那一年，小铃子一瘸一瘸地走在老家的天空下。老家的天空很阴沉。小铃子漫无目的地走过一些开满紫花的苜蓿地，感到腿部有些隐隐作痛。

我依靠着一块不太茂盛的苜蓿地，发现了小铃子他爹的一段岁月。其时，那些密集的军队已在黎明到来之前完全消逝了，苜蓿地的尽头有马车停留过的痕迹，这是因地上有数不清的漂亮的花纹。那时，大约还燃放过一些红色的鞭炮，丛林里的硝烟味始终很浓。这事出现在三十二年前的某个节日里。小铃子一直探索着的那个包袱实际上就是一种鲜红色的现象，在山岗上的水车旁边。乌鸦的顺序排列得就像某种令人不安的文字。但是那天并没有人割草，也没有看见有士兵的尸体。在西方的一种鲜红色的夕阳里，就包含着小铃子他爹的一段历史。这从平静的山顶上是看不出来的。我后来终于证实，夕阳与军队是没有区别的。小铃子他们家是在一次血腥的兵变中开始出现混乱的，并从此一直沦落下去。

我曾经十分仔细地观察过割草的女人们在夕阳中的变化，拐腿的大汉对那一段记忆非常清楚。这件事剩下的最后的几个名字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有如割草女人的表情，无法出现虚构的东西。

4月以来，小铃子的爹一共活了四十几岁。但是据小铃子他妈反复回忆后说小铃子他爹至少活了有八十几岁。后来这出入很大的四十年中在流域的历史里也找不到半点有关的记载。就是说这四十年中连一个细节也没有留下。有关的记载中，只有几个地名是可靠的，那就是湖广、陈州一带活动着大量的惊人的大盗。对于十三年以前猝然出现过的一只青色的手，大家一直都刻骨铭心，没有忘记。在流域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由于连年的炮火和灾难，制造和出售铁锅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为了竖起一家正宗的制造和销售铁锅的名牌作坊，大家在沸腾的油锅前等了整整一个春天。秤砣是4月初投进油锅里的，其时暮色十分苍茫，沿途的河水翻卷着浓郁的胭脂。小铃子的爹从油锅里将半熟的秤砣打捞上来以后，手和秤砣同时都掉到了附近的水沟里，手在当时是焦黄的。事隔多年之后，大家第二次看到那只手的时候，那手已经和书上记载的

一样了，铁青色的。

拐腿的大汉在另一个夜里用一根女人头上的金簪子弄醒了正在做梦的小铃子。这后来，小铃子就用舌头舔破窗纸，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树丛。丛林里正在过兵，一队接着一队，灰衣服的和黄衣服的军队。枣红的，雪青的马跑得踢踢踏踏的。月亮从天空里泼洒下来，树影显得很斑驳。

芸芸直起腰看了一阵，以后便不再看了，重新弯下腰继续割草。芸芸旁边的女人问芸芸看见什么了，芸芸说什么也没有看见。女人听了就哧哧地笑。女人说女人一和男人一起睡了觉，以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看见一些有关男人的情节。女人说她小的时候能看见，小的时候，那女人看见那山顶上常有一汪一汪的猪油，还有一些颜色漂亮的兔子经常在上面跑来跑去。芸芸听了，就笑。女人秀发如云，一弯下腰，就把很白的裤腰露出来了。芸芸用手分开一些直立的草，听见附近的河水流得很慢。芸芸是看见女人们全都脱下裤子、蹲在草里沙沙地撒尿时，才开始动作的。芸芸拣了一处草高的地方蹲下来，下面的草像很硬的胡须一样触到了芸芸的肉。在尿的过程中，她忽然想起了一个人，致使整个过程变得艰涩而不安。芸芸尿完以后，咳嗽了一声，就迅速地提起了裤子。

这件事情的结局只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一天晚上下了雨，草垛湿漉漉的。拐腿的大汉问小铃子的爹是谁，小铃子说他爹叫众生。小铃子看见拐腿大汉时，马上感到他想起了某一个人，这个人经常在他的梦里反复出现。但具体到这个人是谁，生活在什么时候，小铃子还不敢肯定。小铃子感到时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无情欺骗。二十七年前的某个仓库一直亮着灯，它建在河的一边，里面正进行着一场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无情无义的谈判。后来，八九年以后，穿灰衣服的人先昂首阔步地走了，后来又逐渐离去了穿黄衣服的人，一路上灯火辉煌，人语鸟言嘈杂成一片。秋天的时候，从河流的上游漂下了无数士兵的尸体。这中间，小铃子他爹接到过一封十分冗长的信，写信的人在一个名叫福星客栈的旅馆里等他。旅馆建在一处繁华热闹的地方，它的后院开满了各式的玫瑰

花。在旅馆二楼的转角处，墙上有一颗生锈的铁钉，铁钉上挂有一只半新的草帽，草帽上的某个部位将暗示着小铃子他爹的去向和最后归宿。

在有关流域的记载中，这件事只记下了很简短的一笔，但那是关于旅馆老板的一些情况。在浙东一带，拐腿的大汉度过了几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他怀念家乡的某一个草垛，又习惯于日夜行军，他多次别有用心地观察一些夜间秘密行驶的船只。后来，一只鸟的啼叫声将他惊醒。他记起了那山顶上强烈的血红色已不再存在。

第二天，倒塌了众多的房屋和建筑。洪水从中原大地上漫卷过去。牲畜、人和士兵都坐在所有的路上，天上不停地流逝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司令部的卫队从石头城里开出来，拦截了一些满载着盐巴、茶叶和鸦片的船只。一些名字在从前的日子里消失后，很久都再不会闪现。

到辛卯年，所发生的事情便十分令人麻烦了。一位闽南来的梅毒病患者纵身跳进了福星客栈后院的某个浴池里，与小铃子的母亲一道共同沐浴了几个时辰。那时，旅馆里玫瑰花的香气无孔不入。在整座旅馆里，到处都堆积着过时的书籍、海报和信件。在经过旅馆二楼的转角处时，小铃子的母亲感到浑身奇痒难挨。墙上转角处的铁钉早已被人拔去了，几条黄纸的标语覆盖了先前的那些事情。

三

我后来记起那只巨型包袱时，是一年中乌鸦最多的一个傍晚。我没有看到一个割草的女人，只看见被割走草的地方就像剃头刀剃过的头皮一样，一片青茬。在山岗上，有几条同样黑色的狗躺卧在古老的水车下睡觉。

有一具缺了一条腿的尸体大家谁也没有理会。到后来所以要去理睬，是由于其中的一个女人发现这尸体的下面竟压着五六根很粗的木柴。女人们将尸体摆正以后，芸芸惊叫了一声，尸体原来是她的男人。两只耳朵一只都没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啃去的，胳膊上有一些很深刻的

烙印。

小铃子曾经不止一次地梦见过这个年代，小铃子梦见山岗上古老的水车转动起来声音很大。几条黑色的狗脖子上挂着圆环似的面饼轻松地穿越一些麦地。这是某个深秋季节，小铃子对他与拐腿的大汉会面的年代一直感到有些不大真实。毫无疑问，在我梦见巨型包袱的某个夜晚，小铃子十分古怪地梦见了我。这事整整延续了一天。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小铃子他们一帮人走到了一座城市的外面。他们已打听好城里的某个旅馆里还有八九个空位，当其他的人都走进城里以后，城门吱吱呀呀地关了，小铃子被留在了城外。城墙上的窟窿里住满了燕子、麻雀、红嘴鸦和一些蝙蝠。小铃子在城门外的一个乱草丛中睡了一宿，夜里，他听见城内笑语喧天，琵琶、丝竹之乐彻夜不休。城内正在杀猪，或者宰羊，宽大的锦缎衣袖舞动不息。天亮时，小铃子发现昨日的城市不知去向，他睡在一条江边，脚上的一只鞋早已被江水冲去。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小铃子身边的这条江是真实的。小铃子在一些年代里几乎没有见过一条河，所以小铃子就把眼前的水认作是江。其实，这条江并不是一条江，它只是一条河。但是小铃子不知道这些，他不知道他身边的这条河就是秦淮河。

这天夜里，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在黑暗中推开了芸芸的门。

四

另一个住在福星客栈里的人知道这人的右腿里有三颗步枪子弹，胸脯里还保留着一块红色的弹片。他住在这个很远的旅馆里，远在四十年之前。

他两眼乌青，脸颊消瘦，显然他是每天都在做梦。按梦中的情况来看，三百年以前，由云南乘船沿江北上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福星客栈老板的祖先。这位祖先据推算应该是蓟北人，年轻时做过一段艄公，以后就不知去向。8月里的一天夜里，他将船停泊在一条很著名

的江边。夜里，有很陌生的人轻而易举地走进他的梦里。陌生人的无端出现致使这个安详的梦变得艰险而残忍。陌生人娓娓动听地对他说，明天有一个带着竹筒的人要来乘船，你要向他索价千金。如不肯出，就不要渡他。陌生人在临走时将他一脚踹醒，他感到臀部有些微痛。这个无端的梦使他感到有些不大真实。那时刚过三更，江面上十分平静。他重新入睡后，陌生人第二次走进他的梦里。陌生人依旧娓娓动听地对他说，明天有一个带着竹筒的人要来乘船，你要向他索价千金。如不肯出，你便写下这三个字给他看。陌生人写了三个字，陌生人将这三个字写到船舱的木板上以后便走了。他那时感到很吃惊，但一点儿也不认识这几个字，更无法知道字的意思。

第二天天亮以后，江面上的船只逐渐多了起来，渡船的人都等在岸上。一路上他一直都在留心注意乘船的人，但始终没有结果。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黑色的骡子，骡子的背上驮着竹筒来到江边。他将船摆过去后，来人上了船。船至江心，他向乘船的人索价千金，那人听了觉得荒唐，一直笑他。关于船钱的问题他们整整讨论了一个时辰。后来，他拉过来人的手，用指头将“用、盥、履”三个字写在来人的手掌内。来人被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他仔细看时，见船舱的木板上只留下一摊水。他便打开那个竹筒，里面装着众多的小棺材，每一具棺材都只有手指那么长，里面都贮着一滴暗红的血。他数了一下棺材的数目，共有六万七千四百五十七个。在这整个过程中，船上再没有另外的任何人。前面说过，这事是发生在8月里。

到了10月里，吴三桂谋叛的事情败露了。吴三桂遗留在城中的党羽在一瞬间被全部杀死。六万七千四百五十七具尸体遍布原野。

一具棺材装一个人，这很像是事先安排策划好了的。毫无疑问，在整个事情中，自始至终有一个半神半人的预言家在操纵着一些时间，掌握着一些命运。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神工鬼斧般的制造大师。但是，究竟是谁预言了整个事件的发生并下令精心制造了那六万七千四百五十七具袖珍的棺材，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一具棺材装一个人。那一夜，我对部分的东西的想法得到了证实。所谓的福星客栈就是三百年以前从城里消失了的九洲驿站的化身和复出。其时，福星客栈的老板正在芙蓉城里置办茶叶，准备运往北部地区。从4月以来，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福星客栈刊登出的一则寻人启事。启事的中心内容是寻找一位脸上有刀疤的北方口音的大汉，大汉的头上日夜戴着一顶六七成新的草帽。此外，这启事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寻找一颗手指那么长短的生锈的铁钉，这颗铁钉多年来一直钉在福星客栈二楼转角处的墙壁上。在后来的某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这铁钉被人下楼时顺手拔去了。

某一天，割草的女人们发现一支没有番号的军队在一瞬间毁灭了一座青砖的巨塔。这件事发生在庚午年春天，一片苜蓿地的附近。军官们和他们的士兵们原来一直以为这巨塔里有什么东西。但是，当塔被毁掉以后，他们发现里面原来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积满了灰尘。一座塔原来就是许多的砖堆起来的一个空洞的东西。割草的女人们沿着残砖走过去，发现塔身的下面长满了高大茂密的青草。塔倒下后，周围的地形有点像一个老式花园。这个花园有一种无法说清楚的气氛，总之，很强烈。但是，苍老的青砖和附近的苜蓿又表明这不是一个花园。女人们将塔身下面的草割完以后，都产生了一种迷路般的感觉。后来，她们看见山顶上的颜色红了，黄了，直至最后彻底发蓝。在山岗的另一面，出现了几个挖土坑的孩子。孩子们在土坑里挖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洞穴，布置得像某个朝代的一座宫殿一样。许多的山岗都只有一条路，许多的路都指向一个山岗。乌鸦们跟在黑狗的后面在山岗上轻轻走动。八九个从南边的战场上逃下来的士兵从山脚下走过，他们裸露着瘦伶仃的腹部和生殖器，眼睛深陷。他们的行装像一种复杂的舞姿活动在他们的背上。一路上都是红颜色的山洞，他们漠然地看着，不动声色。山洞在后来越来越多，无数相同的山洞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走了一条重复不断的旧路。

到了第二年的暮春时节，小铃子在梦里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自始至终都飘逸着一种茶叶的气息。全书每逢单页，便书写着一些巨大的黑色的名字。这些名字像沉重的翅膀一样令人不安地飞来飞去。书中共有

二十四件著名的瓷器，每一件瓷器上的图案都用了一种连环画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久远年代里的故事。一些房子里住着人，房子在天空下显得十分渺小。在第一百零四页的一片草地上，刮来了一阵风。先前的那些黑色的巨大的名字便都停止不动了，久久地落在一些岩石上。后半夜，几个黑色的巨大的名字将一只沉重的巨型包袱从书的第七十二页上挤了出去，沉重的巨型包袱顺着山岗上的舞蹈般的纹路一直向山下滚去。鸡叫二遍的时候，小铃子用手摸到了一个笔画很简单的字。

五

在夏天的某个日子里，我们曾经看到了《落日传》里的一百一十八幅插图作品。书的每一页的右下角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人们常见的那种质感粗糙的人生和冷漠的情分。从全书的背景和气氛来看，这其实显然是一本关于禁欲主义的著作。自始至终，在这件事情中，女人们都在反复不断地割草。至于女人们割草的目的和动机以及行为的本身，似乎并不重要。这件事情里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芸芸的头发里住进了一窝鸟。除了一公一母两只老鸟外，剩下的全是七八只浑身还未来得及长毛的幼鸟。这件事似乎与周围的其他人无关。夏天以来，芸芸日渐觉得头发燥热奇痒。割草回来后的一个黄昏，她蹲在一条河边洗手。河水很清，远远地看见一只年纪很大的鸟嘴里叼着一支金黄的谷穗从天空飞回来。芸芸一直亲眼看着鸟匆匆地飞进她的头发里。芸芸伸手一摸，几只出生不久的嗷嗷待哺的幼鸟便一起在她的头发里尖叫不止。

对于这件事的突然出现，芸芸只是感到有些害怕。芸芸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对那些与死亡有关的全部细节感到害怕。这全部的细节从头至尾包括一开始的预言、笼罩、气氛以及将要来临的某种现象。从倒下后的草到永远消逝了的军队，山岗上一直没有出现过哗变的情况。

有一天，女人们在割草的时候无意间抬起头，发现山顶上站着一个石人。但是，这种现象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夜里，我梦见距离在忽长忽短地延伸。考虑到报纸的功利作用以及战线的南移，某人曾经反复劝说小铃子去进行一次远行。某人他所设想的开头比较简单，先让小铃子在福星客栈二楼的某个房间里住一段日子，再慢慢观察形势。据某人讲，他对小铃子提到的拐腿大汉的存在的真实性表示很大的怀疑。某人他认为世上已经没有这个人了，有的只是类似的另外一种相同的形象。某人说拐腿的大汉很有可能是某一本书里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这个拐腿的大汉很容易也很可能会从某一本书里逃出来。他这样做表现了一种顽强和对时间的控制把握。多年来这个拐腿的大汉一直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没有实现这个目的之时，他不会无动于衷，不会坐在书页里不出来，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白白地死在某本书里。

大约在两年以前，我在你的住处发现了一段关于对割草的女人们所使用的砍刀和镰刀的生动描写。在这段描写的前面，他们杜撰了一个愚顽可恶的无赖般的民族，这一段文字毫无色彩，写得肤浅至极。每一个字都像一张僵死的面孔一样固守在各自的位置上，从笔画和字体上来看，这些文字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一次书写过程。这段啼笑皆非的文字让我们很快地想起了某个时代的一次文人聚会。

那些孩子完全从山岗的另一面消逝以后，山岗上留下了无数座空洞而整齐的坟墓，有如六朝消逝后出现过的宫殿现象。

六

在小铃子擅自离开那个巨型包袱出门远行的第二年，那个巨型包袱在某一个黎明到来之时，发生了一种破裂的现象。包袱像是被谁割破的，又可能是自身产生破裂的，总之，包袱是破了，流出一些浓浓的黄色汁液，这中间夹杂有许多的血块。总之，巨型包袱露出了一种十分狰狞的面目。

一只石舫在7月初的一天出现在河岸上。